

在我的书柜里,一直珍藏着21份报纸,应当说,我一向没有收藏报纸的爱好,包括那些报刊的创刊号。而我之所以将这21份报纸收藏起来,是因为它里面包含着一位下岗女工独立的人格和对我内心时的警醒。

一年前,在我们家的那条街道上,出现了一个报摊,卖报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骑着自行车,车前用铁丝扎了一个宽宽的报纸架,每天下午两三点的光景,就见她坐在支起的自行车后面,时不时地喊着:“晚报、晚报、晚报。”

过去没有这个报摊的时候,我下班要绕一大圈到另外一条街上去买报纸,不是很方便,有了这个报摊,走进家门时,随手便可买上几张报纸,这令我有些欢喜。卖报的女人脸色有些苍白,显出一种病态,人是寡言的,收钱、找钱、递报,脸上不见许多卖报者那种热情的笑。

那是一个周六吧,雨天,我从家中打伞来到街角买报,那卖报的女人正躲在一个商店的屋檐下,报纸被飞散的雨丝吹湿了,眼中有些凄凉的味道。我心里便想,一个女人家,挣几个小钱也真是不容易,就把伞递给她

真情快递

21份报纸

兆子

说:“你先遮遮雨,明天我过来时拿吧。”她明显地感到有些惊异,但还是接了过去,说:“我明天还你。”她没有说谢谢,可从她的眼中分明感受到了那未出口的谢意。

时间久了,我渐渐了解了一些她的情况,姓张,原来在一家纺织厂做挡车工,三个月前从厂子里下了岗,家里的负担颇重,卖报聊以补贴家用。

有时,我会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报摊前帮她递报纸,我问:“是你的女儿吧?”她点头,小女孩很乖巧的样子,向我叫:“叔叔好。”

由于每次买报时找零钱很是麻烦,一次,我对她讲:“是否可以先给你一个月的钱,每次我直接拿报纸便可以了?”她说没有问题。

这样一直过了四五天,再有一天

我下班经过时,却意外地发现报摊不见了,正在猜想时,那见过几次面的小女孩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手里拿着报纸,我问她:“你妈妈怎么没有出摊呢?”

女孩有些结结巴巴地说:“我妈妈,我妈妈她到另外的街上去卖报纸了,她说那里卖得多。”

女孩歇了歇,口气变得平静许多,说:“叔叔,妈妈说你交了一个月的钱,让我每天顺便把报纸捎给你。”

我的心有些感动地抖了一下,说:“不用吧。”

女孩连忙说:“不行的,是我妈妈要我这样做的。”

当时,我在想,或许那女人是不想失去我这一单生意吧,可也用不着让自己的女儿每天跑到这里等着我呀。我对女孩说:“那我告诉你我的家,每

天你只要塞到我门里面就可以了,用不着等我,行吗?”

小女孩闪着湿润的眼睛,冲我点点头。

在20天的时间里,每天6点多钟我回到家中,总会看到躺在门里的报纸,雨天也不例外。第21天是个周末,我坐在沙发里看书,又听到门口窸窣窣窣的动静,知道是那个小女孩来了,这一次我走到门前,开了门,看到的是一张憔悴的小脸,小女孩的左臂上戴着一截黑纱。我心里一惊,急忙问:“怎么了,你的家里……”

小女孩的眼里顿时盈满泪花,终于忍不住,线般地垂落下来。

事情的原委,令我内心愧疚万分。小女孩的妈妈其实并未到另外一条街上去卖报纸,21天前,她病倒了,什么病?小女孩也说不清楚,但她一直想着那一口口头的承诺——收钱送报。

于是她在病榻上对自己的女儿说,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让女儿每天到街上买那几份报纸,然后送给我。

小女孩哭着说:“五天前,妈妈不要我了,妈妈不要我了。”

在网上看到一篇趣文,列举了许多搞笑的人名,比如,医务室的护士叫“段珍”,同座女同学叫“段秋波”,等等。这篇文章给人的启发是,取名不仅要注意字面的意义,更要小心“谐音”的影响。但父母给孩子取名时,常常忽视这一点。每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总会接触一些搞笑的名字,我也不例外。

本市一位文友,特爱书法,也小有名气,街上的许多小店铺,都挂着他的墨迹。文友的名字也起得很幸福,叫“寿才”,只可惜,他的姓不太理想——他姓马,这是个在读音上含有否定意义的姓氏,再好的名,也被

幽默地带

搞笑人名

霍寿喜

这个姓氏糟透了。幸亏我不姓马,否则,“寿喜”也就是“无寿无喜”了。

我在大别山工作时的一个同事,取名也犯有同样的毛病。他是一位非常有仁爱之心的正人君子,但名字却叫“段仁义”。有一年县里成立审计工作组,要在每个单位抽调一人,很多同事都想去,单位便向县里提供了六位人选。县领导扫了一眼名单,毫不犹豫地说:“不用研究了,就选段仁义吧。”

民间给孩子取名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将父母的双姓加上一字,成为孩子的姓名,于是就有了“丁赵

给女儿改了名字。妻子曾有一位闺中姐妹叫丁宁,她的老公姓马,我们两家一度来往非常密切。妻子胃不太好,经常消化不良,但丁宁两口子一来,四个人玩起了扑克,妻子就感觉不到胃部不适了。我经常对丁宁两口子开玩笑说:“你们俩在一块就是‘马丁宁’,真是一味好药啊!”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妻子和丁宁反目成仇。每逢妻子犯胃病时,我可以买任何药,就是不能买丁宁。妻说,一提马丁宁,不仅胃痛,心也痛。

唉,搞笑的“马丁宁”,你们只能存于我记忆中了……

地洗了一大盆衣服。事后,诧异于自己收到两条短信后的迥异表现,忽然想到那个电报的故事,看来“亲爱的”这三个字真是不能删除的,“亲爱的”温暖人心的作用不是一句“谢谢”能替代的,同样的道理,婚姻生活中的浪漫和温存也不能被“尊重”所代替。有婚姻专家说:夫妻之间最不能缺少的就是浪漫的色彩和温存的情话,如果每天都向对方说几句“亲爱的”、“我爱你”、“我喜欢你”之类,不仅可以保持婚姻的鲜活度,还可以让生活的味道从清淡到浓郁,直至热烈。既然如此,还等什么,多说点情话吧。

世相百态

我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做部门经理。去年下半年,我的老板不声不响地开始炒股。我们先不知道,有时进老板的办公室时,总看到他一个人认真伏在笔记本前努力“工作”,我们还以为他在查什么重要资料。有一次,我上午九点多钟去老板办公室签字报销,老板一直盯着电脑,都不看我,下午3点钟之后,我等于挨了老板一个“软钉子”,顿时,我摸不着头脑。

后来有一次,老板和我陪客户吃饭。酒过三杯,对方几位客商大谈特谈股票起来,也许老板为了和客商说话投机,还是因为自己已炒股,总算忍不住了,和大家一起畅谈起来。结果把我们这几位不炒股票的人冷在一边。从老板谈话中,得知他的战绩不错,短短的9个月时间里翻了7倍,大赚了200多万,不过人却炒瘦了一圈。炒股幸好我也比较懂,细想上次被老板“冲”了一个软钉子,也有老板的道理:下午3点后他才肯签字批条,这不是等到股市结束后,他才能定心办公。

不久,大家总结了一套经验:向老板汇报工作,或者签字报销,应该找那天股市大涨的时候,股市要是大跌,千万不要去汇报,或者批报销,这不明显摆着找霉倒吗?上

老板炒股

顾光荣



图/豌豆

周一,股市大涨,我心想今天找老板批报销应该顺风顺水吧。可是老板拿起报销单,不是问这就是问那。我没有想到:那天批报销比平时还要“受阻”。我告诚科室同事:今天股市大涨,老板反倒不高兴。这时小子说:中午我和老板在一起吃饭时,听老板说,昨天他把仓全清了,预计今天大跌,准备抄底建仓。没有料到:今天不跌反而大涨,老板资金踏空,牛市中资金踏空当然要比套牢还难受,你今天报销这不是撞到老板

的“枪口”上了吗!

不过,老板炒股也有人情味,他知道我们也在偷着炒股。于是他叫办公室主任把下午上班时间改为3点。有时候下午,老板也出来跟我们聊天。有一天,小王买了一条600多块钱的裙子,老板看到后开玩笑地说:18股苏宁电器被你“杀”掉了。

总之,老板炒股,脾气有时会随着股市走,但是绝大部分时间里,老板还是比平时更慈善了!

生活空间

不能删除的三个字

张伟

那天是周末,先生在单位加班,忽然想起自己换下来的衣服还没洗,就发了个很客气的短信给我:“请帮我泡在盆里的衣服洗出来,谢谢,完毕。”还“谢谢”?假客气!不就是想让我多干点活吗?当时我正在网上查阅资料,看完短信把手机往桌上一

放,很快就把洗衣服这茬给忘了,自然也没回短信。老公见半天没动静,不会,又发来一条短信:“亲爱的,我的衣服忘记洗了,帮我洗出来吧。”看到“亲爱的”三个字,心里有些暖洋洋的味道,立即放下手中的活,挽起袖子,高高兴兴

“别客气,大家左邻右舍的,这点忙还能不帮吗?”王婶儿留下话走了。

回家后,老公把这件事当作笑话,给我详细讲了一遍。我听紧张起来,一个劲儿埋怨他不会说话,暴露了家庭隐私。老公却不以为然:“人家也就是这么说说,你还当真了。你以为你多有人缘……”

老公的语音未落,就听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王婶儿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编织袋,正站在门外。原来,她真送西瓜皮来了。盛情难却,没办法,我只好把那袋西瓜皮收下了。

傍晚,老公趁邻居不注意,一溜烟地跑到垃圾桶前,把那袋西瓜皮“处理”掉了。他回到家刚要松口气,敲门声又响了起来。开门一看,是李

婶儿和刘姨各拎一个编织袋站在门外。刘姨说:“今儿我碰到了你王婶儿,她说你们需要大量的西瓜皮,我们一合计,通知大家谁有西瓜皮就往你这儿送,这不,我俩的先送过来了。”

李婶儿和刘姨走了以后,老公望着那两袋西瓜皮,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这下可好,咱家成垃圾中转站了!”

万家灯火

尴尬的西瓜皮

郝兴秋

那天中午,老公倒垃圾时,邻居王婶儿见他扔的西瓜皮都切成了很多不规则的小块,觉得奇怪,就问:“你家吃西瓜吗切那么小啊?”

老公当时脑袋没转个,就实话告诉她:“这是吃完以后切的。”王婶儿更疑惑了:“吃完了还切它干吗?练刀功呢?”他见老太太好奇心挺强,于是耐心解释说:“又不是厨师,练什么刀功?你侄媳妇也不知听谁说的西瓜皮可以用来美容,吃完以后,就切成小块用来擦脸。”

王婶儿是个热心肠,听老公这样说,当即拍着胸脯表示:“那以后我家的西瓜皮就都留着给你侄媳妇擦脸好了!”

老公连忙推辞:“谢谢!不用了,我家的西瓜皮够用了。”



胖衙役愣了片刻,道:“想死?还不能让你死哩!兄弟们上!”

几个衙役捋了袖子就要上前拿人。陈廷敬使个眼色,刘景、马阴闪身上前,拦住几个衙役。鸡鸣赶忙抢下梅可君的剪刀。

两个衙役上前想要打人,却近不了身。胖衙役道:“好好,你们有种,你们等着!”

李三娘这会儿哭喊起来:“阿呀呀,你们可给我闯祸了呀!衙门非砸了我的生意不可呀!”

陈廷敬道:“李三娘别怕,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李三娘上下打量着陈廷敬,道:“哟,你说话口气可大啊!你当你是谁?”

39

陈廷敬自然不便道明身份,只说巡抚衙门里有亲戚,他在杭州没有办不了的事情。李三娘信以为真,便道出了事情由来:“那日衙门里突然来人说收花税,算下账来,要两万两银子。我就想把楼里的姑娘们全都卖了也交不上啊。我们交不上银子,衙门就要把我们楼里挑长得好的姑娘去当差。”

陈廷敬心里明白了几成,嘴上却只淡淡的道:“难怪这么冷清啊。”

闲话会儿,陈廷敬起身告辞,告诉李三娘他住在烟雨楼,这边要是有紧急事,打发人去找他。李三娘将信将疑,千恩万谢。

陈廷敬才要出门,梅可君突然喊客官留步,说:“蒙老客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愿为老客弹唱几曲。”

陈廷敬略作迟疑,回头坐下。梅可君斟茶奉上,然后上楼取了琵琶下来,唱起了小曲:“西风起,黄叶坠。寒露降,北雁南飞……”

忽然又听外头响起了吆喝声,胖衙役叫了十几个衙役破门而入。对鸡鸣吼道:“李三娘,这回梅可君走得走,不走也得走!”

李三娘道:“我可做不了主了,这位老客正在听曲儿哩。”

胖衙役望了望陈廷敬,干笑道:“嗨,面子可真大呀?想听曲儿就听曲儿了!这会儿我只带走美人,回头再同你们算账。”

陈廷敬见来了这么多人,刘景马阴纵有三头六臂也是敌不过的,只好说:“可君姑娘,你跟他们走吧,天塌不下来的。”

连载

庆丰元门外,守着两头凶猛的石狮子,一雌一雄。贾二少爷不敢进大门,只得绕着庆丰元的院墙转着。院墙的侧面有一小门,贾二少爷用力一推,门竟然开了。这墙别有一番天地,有路有桥,有房子有花园。

贾二少爷在一个窗口下停了下来。屋内还亮着红灯,窗纸上印着一个一动不动的孤影。贾二少爷用口水舔破窗纸,双眼立即直了,只见年轻女子侧身坐在梳妆台前。他当即认出那女子正是自己想见的新娘子,心里骤然升起一阵说不出的躁动。

贾二少爷没有皮二爷。新娘子开始慢慢地卸着头装,烛光下,新娘子的两只大眼睛有些呆滞,眼眶里饱含着泪珠。

新娘子长叹一口气后,开始起身朝床边移去。她脱掉青蓝色的紧身衣,蓬松的头发披在了挂着红兜兜带的两肩上。她的双肩白得刺眼,圆圆的。

贾二少爷的喉头坚硬了,血管里的血迅猛地奔腾起来。

突然,响起了皮二爷的喊声:“宝贝儿,睡下了?我回来了呢。”

蚊帐里的新娘子一动不动。

霎时,皮二爷便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一溜烟地钻进了蚊帐,一把拽下了新娘子身上的红兜兜,喘着重重的粗气,扑了上去。

紧接着,皮二爷欢快的吼叫声和新娘子痛苦的呻吟声一并挤出屋子,一并传到了窗外。

贾二少爷很生气,他气愤一个大老爷们怎么打一个女人?他盼望着新娘子的反抗。他暗暗地给新娘子鼓劲:“用拳头打他,用拳头打他!”

可新娘子并没有打皮二爷。贾二少爷屏息着,那瞪得大大的眼睛已经由愤怒变成了新奇。

31

二花楼是一座依山临江的亭阁式建筑。皮二爷家里养着三位姨太太,可他还是要往二花楼里钻,二花楼的白媚姑娘令他魂牵梦绕。

白媚姑娘赛过西施,能写会画,可就是脾气大。皮二爷钱多,自以为气粗,可遇上白媚姑娘不高兴时,你钱再多,也不让你沾边。皮二爷猫急猴跳,急也白搭!

皮二爷与二花楼的老鸨做着烟汤生意。二花楼的青楼幼女,刚开怀抱接客时,又害怕又害羞。老鸨便让青信喝一碗烟汤,这青信便像喝醉了一样,任人摆布,失去反抗能力。还有一

40

陈廷敬刚要回客栈去,大顺跑了进来,说:“老爷,我回到客栈,没见着珍三太太。我到外头满街地找,却又在路上遇着几个歹人追个姑娘。我把那姑娘救下,一问,知道姑娘刚从衙门里逃出来,追她的原是衙役。再一问,怪了,姑娘不肯回家去。我急着回客栈找珍三太太,就把这姑娘带了回去。你猜怎么了?珍三太太已回客栈,正坐在房里哭哩!”

回到烟雨楼,见珍儿正同那姑娘说话。姑娘暗自泣泣,并不吭声。珍儿见陈廷敬回来了,也不搭理。姑娘见来了这么多人,越发什么话都不肯说了。

问了好半日,姑娘方才道明了原委。这小女子名叫紫玉,年方十五。她家里开着好几处绸缎铺,还算过得殷实。她爹生意虽然做得不错,只是老实懦弱,常被街上泼皮欺负,每每只恨家里没人做官。

回听说皇上下江南,要在杭州选妃子,做爹的就动了心思,发誓要让女儿做娘娘。老两口儿自己就把女儿送到了县衙里。紫玉去了县衙,见里头关着很多女子,多是清波门那儿的。紫玉本来死活不肯的,这会却见自己同青楼女子关在一起,羞得很不能一头撞死。今儿夜里,她瞅着

空儿逃了出来。紫玉问道:“县衙里关着许多女子,说都是要送到宫里去的,这是为何?”

陈廷敬道:“那些女子是决不可能送到宫里的。姑娘,你尽管回家去。姑娘信我的不会错。”

刘景、马阴送紫玉去了,陈廷敬便耐心告诉珍儿,他去清河坊查访,都是有缘的。

41

船过黄河,皇上临窗而立,听着河水汨汨而流。

太子胤祥说:“皇阿玛,这说明明治河得法,河道越来越深了。这都是皇阿玛运筹得好。”

皇上笑道:“朕不想掠人之美,张鹏翮功不可没!”

这时,索额图胤胤暗递眼色。胤祥会意,慢慢退下来。两人溜到船舱外头,索额图悄声说道:“太子,这是陈廷敬飞马送达的密奏!”

胤祥躲到一边,偷看了密奏。



码头上,皮二爷竟然碰上了贾家二少爷。贾二少爷披着一身早霜,站在码头上,一脸痴痴的笑,嘴里不停地念着:“花花巾,花花巾!”

此时,贾二少爷的脑子里牢牢地记忆着皮二爷与新娘子做那事儿的全部细节,不断地咀嚼着那天夜里在皮

二爷后窗下看到的一切。贾二少爷一次又一次偷偷地摸出银楼,痴痴地守候在第一次见到新娘子的古渡口码头。

一只渡船靠岸,船头立着一年轻女子,头上戴着一条浩然巾,红红的,特别扎眼。年轻女子显然发现了贾二少爷,愣了一下,继而朝他点头含笑,一脸的娇俏。贾二少爷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不顾一切地跳上船头,双膝跪下,紧紧地抱住了年轻女子的腿,痴痴地叫着:“花花巾,花花巾。”那年轻女子嘻嘻地笑着。

贾家二少爷一把撕开了那女子前胸的衣襟,女子白花花的前胸便露了出来。那女子羞愧满面,双手本能地抚着前胸,哭了起来。

这年轻女子正是自家新娶的三姨太太。皮二爷不禁怒发冲冠,挥拳朝贾二少爷打去:“傻蛋,你贾家占便宜竟然占到我皮二爷头上了,看我不打死你!看我不打死你!”